

刘云若

著

斜阳巷

下

无福鸳鸯天荒寻住迹，有情离别旧巷剩斜阳。以小说之笔述贫女坎坷孤苦人生，绮丽哀婉；以史实之笔写天津世俗百态生活，入木三分。



岳麓書社

刘云耕

◎

斜阳卷

◎



刘云耕著
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2014年10月第1版
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旧巷斜阳

下

刘云若

著



岳麓書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巷斜阳/刘云若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80761-843-0

I. ①旧... II. ①刘...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7145 号

JIUXIANG XIEYANG

旧巷斜阳

作 者:刘云若

责任编辑:曾 倩 蒋 浩 彭天仪

龚 昊 黄 佩 朱艳红

封面设计:山和水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 yueluhistory. 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 <http://lzfts. tmall. com>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630×940 1/16

印张:57. 5

字数:882 千字

印数:1—6 000

ISBN 978-7-80761-843-0/I · 1170

定价:65. 00 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第十五回

月来云破恩冤了一生 水断刀抽功罪疑千古

话说警予和璞玉订婚之后，却因寻子之约，迟迟未能举行大礼。督署时常催问喜期，警予无法答复。有时烦恼极了，就来和柳塘诉苦，柳塘也无以相慰。

这一日警予正在客厅座谈，忽见张福穿着长袍马褂的进来，进门先给柳塘叩头行礼。柳塘不知为何，拉住他问为什么，张福说：“老爷成全我儿子的婚姻，我还不该叩头？现在宝山也带着媳妇，一同给您磕头来了。”柳塘道：“你们已经办完事了么？怎不告诉我一声？我说过还要喝喜酒去呢！”张福道：“老爷待我们天高地厚，可是我们家矮门小户，如何敢惊动您的驾？”柳塘笑道：“你们只是怕我去打搅，又想省酒罢了。现在他们来了，就叫进来吧。”张福应声出去。

不到片刻，一阵脚步，带进宝山夫妇，给柳塘叩头。柳塘拉起来，叫他们坐下。宝山谦辞不敢，柳塘道：“你只顾谦逊，却委屈尊夫人了。”说着瞧那雪雁，见她春横眉黛，喜溢颜色，低头垂首，宛是新嫁娘景象。心想她嫁宝山，虽不是什么金龟夫婿家，但是出于自愿，却算恋爱成功，就道：“恭喜你们白头到老，早生贵子吧！”宝山请了个安道：“叩谢老爷！还得求老爷给她起个名字。”柳塘道：“她不是原有名字么？”宝山道：“那名字到家里不好用了。”柳塘点头，想想才道：“那么就改作净莲吧，表示她出于污泥而不染，以后永远亭亭净植了。”雪雁闻言，鞠躬道谢。宝山道：“老爷若没有吩咐，我们还要进去给太太、姨太太磕头。”柳塘道：“何必多礼？免了吧。”张福道：“这是规矩，怎能免了？”柳塘道：“好吧，我这儿有点见面礼，你们拿去。”说着开抽屉取出一张二百元的小支票，递给宝山。宝山方说：“老爷已给多了，我不敢再收。”哪知旁边的警予插口道：“你们主人赏你，怎能不受？这就叫长者赐，少者贱者不敢辞。不但是他，我这儿也有点小意思。”说着取出身上皮夹打开，抓出一大叠钞票，也没

数是多少，就放在桌上道：“这是我的一点薄礼，请拿去吧。”宝山红涨了脸道：“赵老爷，您这是……我怎能领您赏？实在不敢。”警予笑道：“不要客气，你们贤伉俪全给我帮过大忙，我还没谢。这点薄意，已经很难看了。”宝山听了脸色由红变白，惭愧无地的道：“老爷您说这个，更把我臊死了。我只给您惹了祸，误了事，应该受责罚，万万不敢，万万不敢！”警予道：“你并没误事。那回在赵家窑，又是出于热心，别人另有心思，怎能怨你？何况你夫妇全都费力很多。”说着又向柳塘道：“你劝他们收下，别叫我着急费话了。”柳塘见他诚恳，就把钞票拿起道：“赵老爷既然给了，你就不必推辞。”宝山方欲再说，柳塘已喝道：“不许说话！”宝山才万分惭愧的把钱接过，行礼道谢。柳塘在取钱时，略一瞥看，见约有三四百之谱，心中也觉警予过于大方。本来无须如此，何况宝山又真的给他误过事。至今和璞玉不能相见，全由于宝山的饶舌。你就是不怪他，还念其微劳，就给一点赏赐也罢了，何必这么多呢？柳塘这样想着，又岂知警予的宽洪大量，竟好似出于鬼使神差。他这次对宝山的恩惠，竟是预种自己的福田，以后的绝大关键，都预伏在这三四百元上面，但是警予并不自知。径接受的宝山，也只有惊悚惭惶。若能知道将来尚有报他之日，也就不致受之有愧了。当时谢了警予，和由雪雁更名的净莲，走了出去，由张福带领，又到后院。

恰值太太和雪蓉，都在玉枝房里和璞玉闲话，二人入室叩头。太太是出手大方的，就取了一笔钱几件首饰，作见面礼，又代雪蓉、玉枝都给了赏赐。宝山夫妇一一谢了。又因为璞玉在座，不好单独对她不理，就把警予的赏赐拉到她身上，也请安说：“赵太太，秘书长赏了许多钱，我们老爷叫进来谢赵太太。”璞玉听自己的“赵太太”，竟正在众人口中实缺实授了，很觉不好意思。但见柳塘妻妾都赏了东西，自己虽与警予同体，却也不好没个样儿，何况他夫妇都曾为自己尽力，就也在他人所送礼物中，寻出两件金戒指，两匹绸缎，送给他们。宝山推辞半晌，方才受了。玉枝在旁看着，只觉有趣。雪蓉却看着宝山、净莲，年貌相当，璧人一对。虽是一个仆人，一个妓女，但若走在外面，谁又敢说不是贵宦公子，红闺少妇？真是叫人喝彩：“月下老人配得太公道了！”但由他们这一对，想到自己身上，不自禁的有些惘然爽然。不过也没深思，只在心中浅浅的留下一层痕迹。这层痕迹，也

就是地面下一条伏流，将来终有成为溪壑之日。所以宝山夫妇这一次的谒见，实在关系着后文许多事件，并非闲文。

当时太太看着净莲欢喜，就叫宝山先行出去，留下她一同说话儿。从此以后净莲便和内宅诸人结下友谊，时常来往了。璞玉因她是搭救自己的先锋，侦骑，相待甚为亲厚。净莲也因为璞玉不日便是秘书长夫人，想要由她身上替宝山寻个出路，自己好尝尝官太太的滋味，也就十分巴结。

这且不提，又过了十多天，石头仍是渺无消息，警予万分焦急。便是警厅长对他这事，十分帮忙，严令各区长查找，竭尽心力，几乎在无形中清查一次户口。至于幼年流丐以及戏班里的孩童，更完全调查清楚，实实在在没有石头这人，好似他从地上消失了。警予焦灼之中，一天正在署中办理公事，忽见一张呈文，是贫民救济院院长荀可白呈请增加公款的呈文。内说自职到任以来，仰体宪意，竭力整顿，期为贫民造福，故将内中分为五部：一曰工作部，将十七岁以上、四十五岁以下之男子，划归此部，令其劳力工作，博取工资；一曰老人部，四十五岁以上之老人，令其做轻微手工；一曰童工部，年九岁至十六岁者，工作与老人部同，但另施以技艺知识；一部是残废部，专养跛病盲哑的人；一部是幼稚部，专养七八岁以下，失去父母无有归宿儿童。现在又因当局整顿市容，取缔乞丐，院中收容增多，所以原定经费，已苦养育之不足，更难期其整顿，如此请求增加经费云云。警予看到幼稚部三字，忽然有动于心，想到那石头莫非已经收容入院，何不去查问一下？就立刻派人打电话到救济院，请求那院长，在幼稚部中查找名叫石头的儿童。那院长因是督署上司所委差使，自然应命维谨。过了没两点钟，那院长亲自来了。见着警予，言说院中儿童约有三百余人，已经一一询问，但内中约有半数并不知道自己的小名；另一半能知己名的，却没有石头在里面。所以最好请遗失孩子的人，亲自到院查找。警予深深谢了他，约定明后日陪那孩子母亲到救济院去。院长又拜托他作公事上的斡旋，方才走了。

晚上警予又到柳塘家中，告诉此事，托向璞玉转达。璞玉听了，自然心急如火，便主张明日前去。柳塘说明日去时必须警予同往，有他便可得到许多便利。璞玉也答应了。柳塘出来通知警予，约定次日下午二时，由警予开车来接。

警予去后，柳塘回入内宅，见璞玉在院中摆设香案，望空叩头。知道石头久未寻着，这救济院中真是最末的希望了，无怪她如此盼望祷告，不由也替她祷告，母子团聚，姻缘成就。

到次日下午，璞玉很早的便妆饰停妥，穿上雪蓉代制的新衣，等候出门。警予准时到来，柳塘陪着谈了几句，便入内去请璞玉，他心里暗自打算，觉得今日自己大可脱懒不陪，叫璞玉独自和警予前去，他夫妻也好谈些体己话儿。及入玉枝房中，见璞玉已经妆成，那一张憔悴的脸儿，已转为丰腴，秋水双瞳，也重复发光。只眼白还有些混浊不清，眼圈也尚微带青紫之痕。除此以外，差不多全已复原。玉貌朱唇，端庄秀丽。一种大方仪态，婉秀风神，真是做夫人便做得过，和自己在赵家窑初遇她时，好似变了个人。不由心中暗想：无怪警予倾倒，这样的人列在女招待群中，真似鸡群立鹤，艾丛生兰，谁见了能不怜爱呢？想着就道：“嫂夫人，警予来接您了，请就走吧。”璞玉似已等得不耐烦，闻言便向外走。柳塘又道：“恭喜你马到成功，把石头找着。我在家里预备贺酒，静听好音。”璞玉听了，忽又止步，向柳塘道：“怎么，二爷您不去么？”柳塘道：“我想我无须乎去了。”璞玉道：“那不成。您不去，我也不去。”柳塘道：“这为什么呢？”璞玉说不出理由，吃吃的道：“倘然您真没工夫去，就叫雪蓉妹妹陪我一趟。”柳塘听着，才明白她是不愿单独和警予出门，但不知什么理由，也许是由于不好意思，就道：“雪蓉未必愿去，还是我来陪你们去吧。”璞玉才欣然道：“谢谢二爷！太麻烦您了。”柳塘也不假思索，自己穿了马褂，陪璞玉一同出去。到客厅门首，柳塘叫了一声，警予出来。璞玉见了他也没说话，只脸上有些发红。当然她是又想到旧日的情谊和别后的景况了。警予也局促不安的，只向她点点头，璞玉便向外走。到了门外，汽车正当门停着。张福奉派伺候同去，先开了车厢的门。柳塘让璞玉先上。璞玉上去，柳塘又让警予。警予以为自己是这车的临时主人，定要柳塘先上。柳塘道：“我不能先上。你再让，我就上前面坐了。”警予只得上去，挨着璞玉坐下，柳塘方才坐在他旁边。张福也上去，车就开了。

在途中大家很少说话，柳塘心想：今天自己实是六指儿的第二小指，有些累赘讨厌。若非璞玉竭力要求，我真不做这无味的事。但警予未必知道我是应璞玉特约，不知作何感想。反正自己来得太没趣。

若是自己不来，他二人很可以谈谈心思，岂不很好？柳塘这样想着，但岂知今天还是亏了他同来，要不然就不知要闹到什么份儿了。

及至车到救济院外停住，那位院长早已像接官差似的，在门外迎候。接着他们，先让入客厅，互相介绍。院长先特别恭维周旋，又摆水果，又摆点心，还说等参观以后，请在这里小酌，真把他们当作上司巡察了。警予坐了一会儿，请他带领巡视，院长便领导他们直到里面。这时，壮丁正在出外工作；一部学技艺的，也正在房中受课；只残废和幼稚两部，正在院中负曝游散。依院长的意思，是要把自己治绩向秘书长跟前炫耀一下，好给他向上司说好话，所以打算先把各部都参观了之后，再向幼稚部寻查。但警予哪有心思理会这些，一见满院儿童，就要求他给召集一处，挨个儿查点。院长无奈，只得下个命令，叫手下管理员，吩咐残废部的人排队退出别院，只留下幼稚部人候查。管理员就发下号令，立刻院中大乱。哪知残废的人不能用军法部勒，怎能整齐？跛子一步一拐，瞎子两手摸索，聋子哑子根本没有听见，仍是自适己适，急得管理员在命令之外，还得继以动作。好不容易才把这一百多人，拉拉拽拽，排成一队，叫他们挨个儿走。但这一走又费事了。也许这个走斜了，那个走个对脸儿，真乱了半天才见排头走出去。柳塘立在阶上，见一群残废人在阶前走过，心中甚觉可怜。但看那乱哄的情形，又觉可笑。恰见一个驼子，背脊朝天，头顶向地，上身和两腿成为平行线，觉得驼子虽多，这样的却未见过，便指给璞玉看。哪知璞玉并不答言。

柳塘转脸一看，只见璞玉面色惨白如纸，身体颤抖，目光呆注一处，似乎已有所见，感情震动到不能支持。心想莫非她已看见石头了？但循着她目光看时，竟是望着残废人从中间。柳塘方在诧异：“璞玉这是怎么了？”却忽见那残废的队伍，蠕蠕向前移动之际，呆立如石的璞玉，忽然由睁圆的眼眶里，涌出两行痛泪，猛然哀叫了一声，由阶上一跃而下，张臂抱住队中一个衣服褴褛面目枯槁的瞎子，就大哭起来。那瞎子突出不意，大惊欲逃，被璞玉紧紧拉住，连哭带叫的说了几句。旁人都听不出说的什么，但那瞎子已听明白，也抱住璞玉哭起来。这一扰乱，把残废队伍都给惊散，纷纷走开，只剩了璞玉和那瞎子，立在阶上哭泣。那位院长看着十分诧异。他知道璞玉是不幸的母亲，来寻觅她四五岁的儿子，却何以在残废部中，和一个中年盲人抱

头痛哭？难道这盲人便是她儿子？未免太不仿佛。柳塘看着，起初也觉惊怪，但转面一想，立即猜到这瞎子是谁，不由大惊。柳塘虽是局外人，但因自己是警予、璞玉的婚姻经理人，有着特别的关心。这时一见出了绝大岔头，脑筋感觉深刻刺激，似乎通身浸到冷水里，五脏六腑都结了冰。尤其膝盖发软，退了一步倚在墙上。转望警予，见他也似已猜出瞎子是谁，感到事局突变，神经震动得不能支持，通身颤似秋叶。柳塘看着，忙赶了过去，拉住警予正要说话，忽听璞玉哀声叫张二爷。柳塘知道自己大难临头，大蜡临臀，而且这是一百斤头的大蜡，无法规避，非坐不可了，但也只得走了过去。璞玉将泪眼望着他，颤声叫道：“张二爷，我……我的丈夫……这是我的丈夫，我寻着他了！张二爷你看我……我怎么……我只有求您了。”说着扑地跪倒。柳塘这时听明确是她的丈夫，业已心意麻乱，望着那瞎子，暗叫：“要命鬼，你早不露面晚不露面，竟在这时出现，不是害人？”及见璞玉跪下，急忙拉起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好办好办，咱们回去再说，你……你……你先向小孩堆里找找，可有你的石头？找完了咱们回去商量，这里不能说话。”璞玉听了，才转身向众儿童中间张望，但手儿还拉着那瞎子。

柳塘这才走到警予旁边，低声说道：“真想不出出这岔头。你不用着急，咱们回去慢慢商量。”警予并不答言。柳塘知道他伤心。本来到救济院来寻觅石头，是由他发起，本是希望璞玉急速寻到儿子，便可以结婚。却不想反而寻到她的丈夫，把希望直已闭塞，他怎能不伤心后悔呢！但一时也无言相慰，只有看着璞玉在院中儿童丛中走了一转，仍旧走回来，向柳塘说道：“并没有孩子。”柳塘道：“既没孩子，我们走吧。”璞玉道：“二爷您给问问，我丈夫可以跟我一同出去么？若是不能，我就跟他住在这儿。”柳塘抓头道：“你怎能住在这儿，等我……”说着回头看看警予，觉得不能跟他说，只得向院长道：“贵院残废部的这个人，跟这位堂客是……是一家人。现在遇着，可以请求带他出院么？”那院长听了道：“这个当然可以。不过这人是公安局送来的，您应该直接到公安局请求。由警局备公文索回，再交给您，这样才合手续。”柳塘听了向璞玉道：“你听见院长的话，今天不能领他出院。”璞玉道：“若是不能，我就住在这里陪他。几时办好手续，我们再一同出去。”那院长听了道：“这可不成，院里怎能容留女人？”

璞玉道：“现在算我投救济院不成么？”院长大惊无言。

柳塘见越闹越不成话，就向璞玉道：“就算你投救济院，也另有收容女人的地方，不能跟男子在一处。你跟我们回去，反正我们必须他出院，跟你见面。”璞玉摇头道：“我好容易见着他，就不能再离开。您终得给想法儿。”柳塘还未答言，警予已向院长说道：“请你特别通融，叫这人立时出院吧，警局那面有我担承。”院长忙应是是。璞玉见警予反替自己说情，猛觉一阵酸心，更不敢看他，转身向瞎子落泪，瞧着好似她余悲未尽，其实这泪是为警予而落。她知道既遇故夫，和警予就算咫尺天涯，再无好合之望，义海恩山，变成远水遥岑，此恨茫茫无绝期了。但警予当然也看明情境一变，万事全空，岂有不恨？却想不到他反而从中替自己斡旋，颇有成全之意，璞玉怎能不感愧得痛哭呢？

当时柳塘见事已至此，就道：“我们可以回去了，有什么事到家说吧。”璞玉无言，就拉着那瞎子向外走。柳塘也挽着警予同行。那院长十分扫兴的在后相送。到了门外，柳塘让璞玉上车，璞玉摇头道：“谢谢二爷！我们不上车了，也不回去了。您请吧。”柳塘一听璞玉竟要跟了瞎丈夫去。他二人并无家室，又上何处安身？而且自己还想旋转乾坤，并没想到她会有这一举，心中十分惊讶，就道：“不论怎样，你也得回去商量啊！”璞玉斩钉截铁地道：“二爷，这没什么商量。我遇着丈夫，就得跟丈夫去。”柳塘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当然是的。不过你们没家没业，待上哪儿去？也得想个法儿。”柳塘方说到这里，警予已拉他到一旁道：“我先走了，一切请老兄善后吧。”柳塘道：“你怎么……是……”警予道：“我不走你就更没法办了。”柳塘想了想，果然警予若不走开，璞玉与盲夫必不肯同车归去，就道：“好吧，你先请，今晚我造府面谈。”警予应了一声，就坐街上洋车自己走了。柳塘又劝璞玉，璞玉也想到这时跟丈夫无处可归，不如求柳塘代为设法，就跟瞎丈夫说了几句。那瞎丈夫似乎自惭形秽，不肯坐汽车。柳塘叫张福把他推上去，才和璞玉上车。

车开之后，柳塘望着那瞎丈夫，心中暗恨：“你这瞎东西，怎不早死？倒长命百岁的活到今日，冒出来捣乱。只顾你冒出来，璞玉的前途，警予的希望，全都完了。从此世上添了一个苦人，一个伤心人。你这倒霉蛋，也未附得什好处。”柳塘望着那瞎子，似有深仇大恨，暗

自咒诅。但转而一想：“瞎子又有何罪？他与璞玉本是结发夫妻，今日相遇，璞玉誓死不离，当然是应该的。他允许璞玉的要求，一同归去，也是应该的。我只为着警予和璞玉的美满姻缘，竟把瞎子视若仇敌，未免太已感情用事，因而太不公道。”想着就向那瞎子道：“老兄在救济院住了多少日子了？”璞玉代答道：“咳，提起真是可怜！他自从家里出来，就在大红桥河边投了河，被水上警察救起来，送到警察局，又转送救济院。一恍儿在里面快二年了，真是受尽罪过。”说着又叫道：“二爷，我们以后的事，得求您给想法。我男人也是个认文懂字的人，只为瞎了眼，就不能做事。我以前因为做女招待，混得家败人亡，以后再不敢干那老营生了。只求二爷看着雪蓉的面上，给我荐一点粗事，做看孩子的保姆，或是针线老妈都成。”柳塘点头叹道：“好吧，这个我总能办，不过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璞玉忽然伸过手对他摆了一摆，又使个眼色，摇了摇头。柳塘初尚不解何故，猛然怔住。璞玉见柳塘不解，就用两个手指指着唇上，又动了两动，跟着又摇头。柳塘才悟她的手式是指着赵警予的两撮贾波林式小胡而言，意思是警予的事，不要当着瞎子说起，就点头答应，心想璞玉想是怕瞎子嫉妒，故而隐瞒警予的事。本来瞎子和警予是情敌，他离家出走，都是为着警予。也就现出会意的样儿，笑道：“一切都交给我。你们同去暂且在我家住几天，我给你们寻了住处，再荐事情。”璞玉道：“那怎么好打搅你呢？再说他不方便。我打算今天就搬出来。”

柳塘道：“今天万来不及。你只可再陪雪蓉住一两天。我家有得是闲房，随便挑一间给尊夫住就可以了。”柳塘所以留他夫妇在家小住，而必令其分居，就因为迷信的原故。大概这风俗南北通行。人家可以许外人夫妇借住，而不许其同居一室，恐怕或有合欢之事，便要污了房子。便是女儿和娇客一同归宁，也必异室而居。璞玉深知道这情形，故而以不方便为辞，想要立即迁出。柳塘知她心理，明说令其分居，表示无可顾忌。璞玉还想推辞，但想想自己现在只有倚赖柳塘相助，若必要求立刻别觅居处，未免不近人情。但自己带着个瞎丈夫，居到人家，也有些不大得味儿。

正在踌躇，车已到了家门停住。三人相继走下。门房中的下人都出来在门洞排班。大家都知道璞玉去寻儿子，全想看看是否已经寻得，

她儿子是何模样。哪知璞玉下车，竟拉着个衣服破烂的中年瞎子，走入门内，不由都觉诧异。璞玉在众目之下，也觉不好意思，粉面涨红，直向里走。走着忽听旁边有个人发出奇异的呃逆声，不由抬头瞧看。只见门房前面立着个稍长大汉，十分面熟，忽然想起这人是丁二羊，立觉脸上发烧，低下头，加快脚步。原来丁二羊因知主人坐汽车陪璞玉去寻儿子，以为这是主人幸福的关键，很希望能够寻着，使自己的恩主得如所愿，璞玉也从此得所，就想看得明白，拉了洋车到张宅伺候他。他近日和张宅下人已然交往甚厚，宝山尤其跟他要好，一听他来，就抛了新娶的娇妻，弄些酒菜，赶到门房，陪二羊吃喝说笑。大家都在等待汽车回来，看个结果。及至汽车回来，下人们都出来伺候。二羊也跟在后面看着，却见车上下来的，并没有警予，也不见孩童，只有柳塘和璞玉。璞玉还拉着个穷瞎子，一同进门。二羊本知道璞玉的身世，初觉惊异，继而由璞玉对那瞎子的情形和警予的未曾同归，立刻明白内中生了变化，不由心中着急，发恨，一股气由肺内冲上喉咙，发出呃逆之声。璞玉看了他，急忙低头快走。进了前院，便自站住，向柳塘道：“求您给他间小屋子吧。”柳塘道：“就住书房套间，床榻现成。”璞玉道：“那是您常住的，他不能住。还是给间闲房，就是下人住的也成。”柳塘道：“何必客气，走吧。”就拉着瞎子走入书房套间。

柳塘周旋几句，交待了主人排场，就让他夫妇谈说别情，自己出来，进到雪蓉房中，向榻上一倒，闭目无言。雪蓉看见忙问：“怎么了？璞玉呢？”柳塘连叫：“倒霉倒霉，你给烧口烟解解我的心腻。我这会儿比吃了五斤脂油还腻。”雪蓉忙倒在对面，替他烧烟，就问怎么回事。柳塘道：“璞玉到救济院去，没找着儿子，倒把儿子的爸爸找回来了。”雪蓉大惊道：“怎么……是那瞎子么？”柳塘道：“谁说不是？这瞎子真是要命来的。现在就是诸葛亮复生，也没法把这件事办好了。”雪蓉道：“她寻着瞎子，怎么样哭？”柳塘道：“她见着就抱住了不松手，也不肯上车，直把警予逼得自己走了，才一同跟我回来。现在书房套间里呢。”雪蓉紧皱双眉，连咳了五六声道：“糟糕，这可怎么办？这瞎子来得好没意味。”柳塘望着她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。雪蓉问笑什么，柳塘道：“我笑咱们全被感情蒙蔽，弄得满心势利之见，只希望璞玉能嫁给秘书长，享受荣华富贵，我交个阔朋友，你也得个

阔姐妹。如今瞎子出来把局搅了，咱们就恨上了他，好像当他是外人，凭空插入局中，却不想人家是璞玉的结发丈夫，天然有这地位。而且我们只为心有所蔽，竟把璞玉的夫妇重逢，一点没有同情，一点不受感动，这不是奇怪了么？”

正在说着，太太又走进来，慌慌张张的问道：“怎么璞玉找回个瞎子来？听说是她丈夫。可是真的？”柳塘心想不知哪位耳报神把璞玉的事，抢先报告了太太。太太因为关心，所以赶来询问。雪蓉见太太进来，急忙起身让座。太太把她按住，催柳塘快说，柳塘把事情又述了一遍道：“大家一股热情的，操心费力，忙了许多日，今天叫瞎子给来个一扫光。说什么人家是结发夫妇，法律人情，全有根据。再说璞玉又心向故夫，意思坚决，你看还有什么法儿挽回呢？别事还是小可，警予这打击可是太大。合计来费了五六年工夫，才千回百折的，达到和爱人结婚的目的。哪知万里逢山，方才稍得接近，不料一阵罡风，又给凭空吹转，隔绝天涯，再无会合之期。倘然没有这回议婚的事，警予回到天津，璞玉或是已和故夫同居，或是踪迹湮沉，无可寻觅，警予也不过失望惆怅而已。只为多了这一层波折，眼看已将双宿双飞，竟突然变成燕分镜破，谁又受得住？真是造化弄人，太已残酷了！而且我想警予为这件事，对王督军和署中同人，一定很难抬头，说不定要由此挂冠而去。我向来不爱结交官府，惟有对警予特别投缘。他那书生气味，实在可爱，我很想跟他长久盘桓。现在出了这样岔子，事情没法挽回，他也没法挽留了。”说着连声嗟叹。

太太默然寻思，忽拍手叫道：“我想还有法儿。一个穷瞎子，指着老婆吃饭，还有什么拿手？你不会花几个钱，买他自己走路，把璞玉留给警予。”雪蓉听着，也拍手道：“对对，太太这法儿真好，拼着花个千儿八百，足可以把璞玉救出来。警予大概花败了家也愿意。这主意太好，你快去办！”柳塘道：“你先别热气，快给我抽两口，容我慢慢想想。”雪蓉急忙把烟枪递到他嘴边。柳塘吸了两筒，才向太太道：“这主意是六月里隔夜稀饭，馊的很够味儿，万万使不得。头一样璞玉不肯离开丈夫。旁人若说这话，必然更激得她铤而走险，立刻和丈夫离开我家，想帮助她也不能了。再说那瞎子并不是好对付的。当日既因为璞玉在外犯了对不住他的嫌疑，竟能负气出去投河自尽。现在你想可肯贪图银钱，把老婆出让？再说得钱虽是好东西，但在残

废人身上，却是不大有用。对于一个孤身瞎子，十万块钱和一个知疼着热的人，两者哪样最需要呢？你们可要想明白，不要当作聪明，反倒弄成错误。我们也不可过于感情用事。固然能使璞玉嫁给警予，才如我们的意。可是这瞎子出现，也只怨造化弄人，并非瞎子的罪，我们怎能对他仇视？警予失望，也是他的命运。我们在里面不能锦上添花，也不该就灰了心，对另一面竟不肯雪中送炭。我们起初本是立意拯救璞玉，警予还来得在后。如今若只为同情警予，厌恶瞎子，连带也漠视璞玉前途，那就有负初衷了。所以我打算无论璞玉嫁谁，我们都要一样帮助，别为讨厌瞎子，害得她也受了罪。你们少安毋躁，过一两天，倘或没有转机，我就去安慰警予。或者替他另娶一位小姐，聊以慰情，或者另想办法。一面得成全璞玉和瞎子，替他们安排住处，组织家庭，把这段事结束了吧。”太太和雪蓉听着，都闭了气。

哪知这时窗外还有一位关心的人，正在偷听，这人就是宝山。宝山却是受丁二羊之托。丁二羊却是关心他的主人，所以托宝山偷听柳塘是何主意。宝山来把柳塘和妻妾的话听了，明白一切情势，才悄悄回到门房，见二羊正和一个赵宅派来的仆人说话。那仆人是拿着警予的信给柳塘送来，见二羊在门房，就道：“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主人正找你呢！方才督署请主人去，寻你不见，就雇汽车走了。回来又寻不着你，才叫我送信来。快回去吧！”二羊才说一句我就回去，忽见宝山进来，就问怎么样。宝山道：“糟糕！”二羊道：“怎么糟糕？”宝山道：“话长了，得慢慢的说。”二羊想了想，就向那仆人道：“你回去跟主人说，我今儿有事告半天假。”那仆人道：“你简直不懂规矩，哪有这么随便，想歇就歇的！”二羊大怒道：“就是这样。你回去就给我穿小鞋儿，我不怕。”那仆人赌气把信丢在桌上，向宝山道：“劳驾您，给递上去，不等回信。”说完就自去了。

宝山叫他父亲把信送上去，自己把在内宅所窃听的都告诉了二羊。二羊瞪起眼叫道：“这么说没指望了。我主人一别拗，就许离开天津。我姓丁的可不是看重了这只饭碗。没遇见主人时，我也活着。不过我受了他的大恩典，不能看着他叫个瞎子拿下了。管他是抓鬃夫妻，打牌夫妻，他为什么早不出来，偏在这时承现成？”说着又叫道：“你们老爷也是死心眼儿，怎么花钱不成？那个穷瞎子，给他个三百五百的，他不见钱眼开，说什么是什么？”宝山笑道：“他若见钱眼开，就把瞎

眼治好，那不更糟了？你是没明白我们老爷的意思，我倒明白了，实在花钱不成，还怕惹出事来。”二羊把桌上才和宝山喝剩的残酒，又灌了半碗，红着眼道：“我把瞎子叫出来，推到河里，看璞玉还有什么说的，嫁我们主人不嫁！”

正在说着，张福送信回来，听了二羊的话，就沉下脸儿，呵斥宝山道：“你近来好像自觉得脸，越闹越不像了。主人的事，咱们当下人的怎配参预？你在这儿胡说乱道，被主人知道找了没味儿，把我的老脸也抹了。这儿没你什么，滚回家里睡去。”宝山听了也没答言，暗地打了二羊一下，说道：“二哥你也喝得够劲儿了，快回去睡吧。”说着就推他走出门外，低语道：“你去遛个弯儿，就回家吧。明儿晌午，我在新开池澡塘等你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有什么话在那儿细谈，我一定帮你办事。”二羊道：“老兄弟，你若是愿意跟我常在一块儿，就得帮我。我受主人天大好处，情愿为他玩命。无奈这件事不是玩命办得好的，总得你这精明人替我出个主意。你知道我的主人，这回若娶不了璞玉，难过是他心里的事，外面也难看到家，他准得告老还乡。那时我死活得跟他走，咱们兄弟就离开了。”宝山点头道：“我明白，你就去吧。”二羊方才走了。

宝山也自回家，见了他的太太，由雪雁更名净莲，就把今日所发生之事说了。净莲叫起屈来道：“这可冤枉死了！咱们老爷跟赵秘书长，花了许多钱，费了许多力，还饶咱们好几个人帮忙，像救月儿似的，才把璞玉救出来，能看她到了好处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也算不枉。怎么半腰里出个瞎子，来承现成？这可堵死心了。我也知道瞎子是璞玉本夫，也知道璞玉应该归还本夫。再说她嫁给秘书长，也不见得给我们来个官儿；嫁给叫花子，也不见得上我们门前讨饭。不过我听着实在别拗不顺气儿。大家劳心费力，就为着瞎子呀！”宝山笑道：“瞎子并没得罪谁，不知怎么弄得遍地仇人？宅里太太跟姨太太全骂他；丁二羊要拉他跳河；现在你也这么说，人家瞎子上哪儿诉冤去。你得想想，是璞玉找着他，并不是他来找璞玉；是璞玉定要跟他，并不是他定要璞玉，何致这么遭恨？”净莲顿足道：“不管怎样，反正他是可恨。只顾他一出来，把璞玉下半世全耽误了。你不要笑我是没出息的见识，我也明白大道理。那么丈夫臭了烂了，老婆总不许变心？比如现在你成了残废，我就该另投门路么？若是这样，世界上就不必有夫

妻了。只是璞玉另当别论。一则瞎子失迷已经很久，人们都死心塌地当他没有了。璞玉也认定他去世了，才打算嫁人。他出头也应早点儿，怎竟在赵秘书长已经收了喜礼，办着喜事，璞玉也正预备做新娘的时候钻出来？不是诚心毁人么？”宝山道：“依你这样说，就该跟宅里太太、姨太太联到一处，再加上丁二羊，把那瞎子群殴死了，给璞玉摘出清净身儿，好不好？无奈人家璞玉是好人，一心跟定瞎子，别人着急没用。”净莲道：“当然没用，我们也不过看着干着急罢了。”

正在说着，忽听外面咳嗽一声，有人走入，却是张福。宝山见父亲回来，就问：“您怎么也回来了？”张福道：“老爷派我给赵秘书长送回信，我顺路回家来取件衣服。”宝山道：“我去吧，您在家歇会儿，吃点东西。媳妇熬的鸭丁粥也快熟了。”说着就向张福要过了信，自己去了。

张福坐在堂屋椅上，受着儿媳伺候，不由又说起璞玉的事。张福道：“听说老爷已经给璞玉打算住处了。在鼓楼南佳仁里，十七所小房子，都是老爷产业。内中空着一所小三合房，原是雪姨奶奶的娘住着半所，另外半所就归瞎子跟璞玉住。老爷还打算叫璞玉给宅里做做针线，每月送三十块钱度日。大约明天就定规了。”净莲道：“老爷真是善人，心眼儿太好了。今儿那瞎子就住在宅里么？”张福道：“对了，住在书房套间，老爷常睡的床上。可是肮脏死了。老爷把衣服给他换，换下来的旧衣服，虱子成群，叫我用绳提着，送到臭水坑里，直到这会儿，想着还身上发痒呢！”净莲道：“璞玉还在书房陪他同住么？”张福摇头道：“哪有这样规矩？她倒是同瞎子一块儿吃的饭，现在已经回内宅去了。”说着又赞叹：“璞玉真是有心！她从书房出来，在院里站了半天。恰巧我从院里走过，她就托我转告宅里的下人，对瞎子少说闲话，更不要把赵秘书长的事，对他提起一个字。”净莲道：“这是为什么意思呢？”张福道：“听说当初那瞎子，就为璞玉结识赵秘书长，才一气离家的。这时若叫他知道璞玉已经要跟赵秘书长结婚，被他出来搅了，那就更了不得。”净莲听着哦了一声，眼珠一转道：“怕他生气啊？吃醋啊？我看他很不必生气吃醋。他只想，自己出来，把璞玉害成什么样儿吧！”张福道：“也许有这个意思。我替她把这话告诉宅里男女同事。那个伺候太太的何妈对我说，她在瞎子跟璞玉进了书房套间以后，就去听窗根儿，敢情璞玉对瞎子的情意深了。